

年年末，全省地下水漏斗区面积已超过 2 万平方公里。三年中全省每年最大受旱面积都在 5000 万亩以上，三年来累计农业减产粮食即达 1280 万吨。尤其自 2002 年 1 月份以来，全省降水量继续偏少，致使在大汛期大部河道干涸，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截至 8 月底比常年同期蓄水量偏少 4 亿立方米。全省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泉城济南地下水位已降至泉水喷涌线以下 3 米多深，造成泉群干涸。

去年 12 月，由于遭受这百年不遇的大旱 900 万人缺粮，山东省开仓赈灾。缺水，威胁到了人们的生命，缺水，威胁到了社会的平稳，山东人从来没有像今年那样感到缺水带来的危机。

这连续异常的旱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来看，任何天灾都是由于人们行为违背了天理造成的。中国七级以上造成极大破坏的八大地震始于文革终于文革。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历史上出现的异样天灾都是由于人的行为，尤其是当政者的具体恶行而导致。

山东这场历史罕见的大旱始于 1999 年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起，山东省在这场迫害中是一直走在前面的。至今山东省迫害致死的人数是全国第二，达 76 人(截止 2/16/2003)。去年 7 月山东出现“七月飞雪”的异常天象。随着迫害的升级和持续，山东大旱呈现出历史罕见的严重和持续。



正见周刊

2003 年
2 月 18 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渡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2003 年 2 月 12 日 星期三	2
修炼的人应该时刻把心放在法上	2
《医山夜话》南希医案(三): 病与业	2
不能向内找根源	3
神仙故事: 喷墨成文的班孟	3
2003 年 2 月 13 日 星期四	4
大法弟子整体坚不可摧	4
《梦溪笔谈》: 济水和“阿胶”	8
《医山夜话》“耳针”与全息	8
八仙的传说: 吕洞宾和黄鹤楼	8
2003 年 2 月 14 日 星期五	9
天文学家发现未知力量导致宇宙加速膨胀	9
树立强大的正念	10
《正念正行》我们是一个整体	11
《梦溪笔谈》: 炼钢	12
神仙故事: 玉女来看玉树花 异香先引七香车	12
2003 年 2 月 15 日 星期六	13
由大道无形所想到的	13
《修炼之窗》坚定正念, 让法的威严真正地体现出来	16
《杏林漫步》太阳草 -- 黄精	19
2003 年 2 月 16 日 星期日	21
《医山夜话》中医急诊与太极拳	21
《梦溪笔谈》: 须发和五脏的关系	21
神仙故事: 董上仙	21
2003 年 2 月 17 日 星期一	22
《医山夜话》生命的节奏	22
《正念正行》重重磨难双脚踏, 一片丹心向法开	23
《杏林漫步》车前	29
2003 年 2 月 18 日 星期二	30
营救美国同修李祥春所思所想	30
连续四年的山东大旱	31

2003年2月12日 星期三

修炼的人应该时刻把心放在法上

大陆大法弟子

【正见网】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者来讲，如果心不能在法上，其实是很痛苦的，甚至对某些人在特殊的严肃环境里还可能是极其危险的，一念之差就决定了一个生命的存与灭。

对于大多数身处于宽松环境下的修炼者来讲，如果心不能在法上那将会长期处在矛盾、压抑、苦闷的紧张与不安当中。

在平时的过关当中，无论表面上的借口是为了大法的工作还是其它原因，如果心不能放在法上就会被相互间的矛盾、或意见分歧所利用、驱使，使得自己内心受到极大的撞击，痛苦不堪，即便此时也知道要忍，也知道向内找，也知道清除这种不良因素，但是我们的心如果不在法上即使我们用了很大努力与付出，仍然起不到好的效果，这种状态下的忍，这种状态下的向内找与发正念清除是表面化的，是常人心的苦忍，被逼无奈的向内找与发正念，这样状态下的所为怎么能本质发生变化呢？怎么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呢？师父在法中讲的修炼者的忍是不抱着气恨的忍，不是那种含泪而忍，而是那种真正坦然放下所达到的状态。

我们用人心去坚定，用人心去看待与处理问题，用人心去衡量法，衡量世间红尘中的一切，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使自己身心疲惫，痛苦万分，苦闷与压抑。

作为真修者就应该听师父的话，把心放在法上，用正念来看问题，衡量一切，真正做到修炼者的标准，

才不会痛苦，相应的是，那种无限的解脱与自在如意，因为我们心在法上，因为我们心中有法有师父，所以我们内心永远是踏实、幸福、如意的。

我为我能溶入法中，生存在无限伟大的法中而自豪，我为我能生存在师父洪大慈悲的境界里而幸福，我为我是师父的弟子而乐！

作为修炼的人理应听师父的话，理应把心放在法上衡量一切。

以上是个人修炼中的一点认识，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医山夜话】南希医案(三)：病与业

玉琳

【正见网】南希是北欧人，身材高大、健壮，走路带阵风。谈笑间流露出优越感和男性风格，仿佛生活中的一切困难都能被她轻松不费力地解决。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却是这唯一不在人的掌握之中、而在造物主手里的生命，会出问题，她也不例外。

癌症，这个人类还解释不清楚原因、治不愈的疾病，却成为可以轻而易举夺去她生命的魔鬼，开始捉弄她。虽然她把一切可能估计得到的意外都设想过了，但在她治疗的一开始就不断的阴差阳错的出意外：什么手术一半时突然停电呀，地震或者天花板的吊灯落在她胸口上啊……等等。而她怎么也没想到的却是自己的心理竟然脆弱到听了医生的交谈就不想活的地步。伤口愈合的神奇过程迫使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和意识是多么紧密相连，她开始思考病业和神的关系问题。

她后来又来找我。“医生，我开始反省和批评自己了。”南希说。

空间场的清理，总是眼睛盯着具体作的讲清真相的事情，盯着外面而比较少地静下心来清理自己空间场中的变异。我们自己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思想，观念，业力等等，都是旧势力阻碍正法的物质因素，这一切不清除，也在干扰我们心性的升华，干扰我们从正法全局考虑问题。

师父在《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话》中告诉我们：“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个原因。”

真正在法理上上升上来来的时候，强大的正念从心中油然而起，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发生在任何国家，任何同修身上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都是针对大法来的，我们必须全面清除邪恶……必须无条件放人，任何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必须停止，镇压必须停止！此时当我发正念时，一种从未有过的纯净从内心深处升起，身体似乎已经融合于宇宙之中，完全没有了人间时空的概念，明明白白地知道是神的那一面在正念清除邪恶，在归正一切的变异，感受到了内心深处中更加微观的生命在清醒，在复苏，在同化大法。那是一种神的顶天独尊。那一切真是美好殊胜。

“为了减少损失，为了救度众生，发挥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吧！显出你们的威德吧！”（《正念》）

连续四年的山东大旱

周同

【正见网】2002年是山东省又一个百年未遇的干旱年。这年是四季连旱。全省农作物受旱面积曾一度

高达5420万亩，其中重旱1350万亩。80%以上的农作物受到旱情影响，部分重旱地区大片作物干枯，人畜吃水面临严重威胁。京杭大运河济宁段断航近60天。荷泽东平湖、沂蒙石岚水库全部干涸。全省的小型水库、河道、塘坝基本干涸。

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四湖（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干得见了底，南四湖面积181万亩，能蓄水50亿立方米，占山东省淡水总面积的45%。水光潋滟、渔舟唱晚的美景是看不到了。据有关专家分析，对于南四湖的干涸，眼下的经济损失固然令人惋惜，但更为可怕的是干旱已经严重地损毁了南四湖特别是微山湖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长年累月形成的“食物链”一旦被破坏，三五年之内是很难恢复元气的。

素有“泉城”之称的济南城，2002年是该市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干旱年之一。地下水位降低，从4月以后，趵突泉就再也见不到喷水。五龙潭是济南市区泉水最深、水面积最大的一处明泉，逢雨水丰沛时节，水流面积约为2000多平方米，它所处的地势低缓是济南市区喷涌最早、停喷最晚的泉。这长年水流不断的泉池，也难抵干旱侵袭。昔日水深莫测的泉池几乎见底。

这是山东省自1999年以来连续大旱的第四个年。据山东省水文专家描述，这场正在发生的1999年至2002年已经连旱四年尚未结束的特大干旱是山东近200年来共发生的三次特大干旱之一，另外的两次是：1875年至1878年连续四年特大干旱，1939年至1944年连续六年特大干旱。同时，专家提到了这次灾害的严重性。自1999年至2001年，山东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截至2001

株车前草，仰天长叹：“真乃天助我也。”

欧阳修与车前子

宋代文坛大师欧阳修有段与车前子的轶事，鲜为人知。欧阳修经常苦于腹泻，虽屡经名医诊治，其效不显。一日欧阳修夫人对他说：“街市上有人出售治疗腹泻的药，三文钱一帖，偏方治大病，何不一试？”欧阳修不经意地说：“虽人都有一付肠胃，但有不一样的症状，怎可轻易相信这些民间小术？”夫人无奈，又想出一良策，嘱咐佣人去市上将药买回，让欧阳修用米汤调服，岂料一次即愈。欧阳修痊愈后问夫人米汤里放了什么？夫人如实相告。当他得知只一味车前子时，感叹不已。

车前的叶及子均可作药用。《本草纲目》记载“车前草甘，寒，无毒。主治金疮，……下血，小便赤……能补五脏，明目，利小便，通五淋。车前子，是车前草的种子，具有清热、止咳、祛痰的功效。”

车前草叶子的特殊排列，曾给建筑学家以启示。它的叶子是按螺旋状排列的，每两三叶子之间的夹角都是137度30分，排列整齐，结构合理。所有的叶子都能得到充分的阳光照射。设计师们根据车前草的自然结构仿照设计、建造的按螺旋状排列的楼房，一年四季都有阳光照射所有的房间。

大自然向人类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维方式，而现代人的知识对自然所了解的真是沧海之一粟啊。

2003年2月18日 星期二

营救美国同修李祥春所思所想

加拿大大法弟子

【正见网】最近看到明慧网上关于营救美国同修李祥春大家在法理上的交流，我深有感触。我是一名加拿大大法弟子。因为比较多的参与通过网络向中国人讲清真相，所以当中国大陆无理关押李祥春的事情发生后，我没有过多的想，以为有做营教的同修和美国同修在进行这一切。

看到同修们在法理上的交流，自己静下心来从法理上理解感触很深。从正法全局的角度去思考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时。我们会站在更加宏观的思路中看问题。“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美成立，海外起诉江魔，大法弟子更加全面主动地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邪恶都在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全面铲除邪恶。同时我们也看到邪恶到了极其疯狂的地步，不择一切的手段在毁灭众生。

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包括旧势力的本身，发生在任何国家，任何同修身上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都是针对大法来的，当我们用神的一面看问题时，心里豁然开朗，更加明白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导航》“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

那么我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曾表现出麻木呢？我突然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切与我自己空间场是否被清理干净有关系。我们嘴里常常说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可是有时并没有注重自己

“噢？”

“我对别人太苛刻了。我一直以很高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我以为人如果不读书上大学，那是他太懒的缘故。”

我帮助过许多无依无靠的孩子，也送了许多母亲进监狱，因为我认为她们实在不配做母亲。我与自己的兄弟闹矛盾已经有几十年不说话了。认识我的医生和护士见到我都会紧张，护士甚至会紧张到给我注射时用针头找不到血管……

当我的灵魂在手术室里看到自己的身体被刀一块一块切割的时候，我痛苦的不是身体，而是精神。上帝给我这个生命时，曾经是允许健康和活力的。它没有被我珍惜维护，反而象一辆不在意的车一样，东碰西撞，弄得遍体鳞伤。医生是在遵守上帝的愿望，惩罚我呀……

如今，我的乳房没有了，她曾经是我身体的一部份已58年了。现在当我彻底失去她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做为女性象征的这一部份还给上帝了。我太刚硬、太强了。过去我很希望自己是男人，现在当我真的和男人一样，胸口平平的时候，却一下子觉得空空的，失去重心了……”

说到这里，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待续）

不能向内找的根源

大陆大法弟子

【正见网】不能向内找在不同层次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其根源是放不下维护自我的为私观念，怕自己受伤害，怕自己失去什么，怕自己低人一头。

其实向内找不是妥协，而是明智之举，是走向美好的开端。

“……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向内找不是自己本质上真正失去了什么，而恰恰失去的是那些不值钱的，表面上人的肮脏、低能的观念和执著，这些不是什么好东西，它反而会把自己死死地限定在人的那不美好的境界中，会把人捆绑的直到走向毁灭的边缘。

向内找并不是失去自己的好东西，如别人对自己不好，说自己不好，自己却不能接受，这不能接受的背后是什么？是什么接受不了？不是那个为名、为利、为了一口气、为了虚荣的心不能接受吗？这些心是真正的自己吗？

事实上向内找是一点实质上的好东西都不会丢，反而会增多了自己的好东西。而丢掉的恰恰是那些不好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们还恋恋不舍的不情愿的拖泥带水呢？为什么不能快刀斩乱麻的放弃呢？师父不是告诉了我们“……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吗？

神仙故事：喷墨成文的班孟

朱月明 整理

【正见网】现在的人认为神仙是古时的人虚构的。其实，古代的人多是修道之人，修成神仙对他们来说是件习以为常的事，并不觉得奇怪，许多人也是读了《神仙传》后，开始修道的。《神仙传》里关于麻姑、安期生等的记载，就出现在李白的诗中。那时的人是相信的，因为他们身边就有得道成仙的人。

据说班孟是个女子，但不知是哪里人氏。她能在空中飞翔许多天，还

可以端坐在虚空中与人说话，她还能钻入地下。她在入地时，从脚开始渐渐埋入地里，一直埋到胸部，只剩帽子和头巾还留在地面，过一会，她就全部没入地里不见了。

她用手指刺地，能刺出一口井来，并可以从井里汲水。班孟还能把几千株桑树全部拔出来聚成一堆，堆积得象山似的，这样放了十几天后，她只要吹一口气，这几千株桑树原封不动地回到原地，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她还能嘴含一口墨，然后嚼墨一喷，喷在纸上的墨都变成了文字，满满一纸，是一篇文章。她服用酒和丹药，四百岁时反而更年轻了。后来她进大治山中去了。

（资料来源：《神仙传》）

2003年2月13日 星期四

大法弟子整体坚不可摧

参与营救工作体会
加拿大弟子

【正见网】我是2001年5月13日得法的多伦多学员。得法晚，而正法进程前所未有的推进速度，的确曾经令常人心还很重的我苦恼过很久。从表面这一层看，我有一个不错的学位，来加拿大不久就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得法时，也正是事业开始走上坡的时候。参与正法，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我工作的行业，又极度紧张，公司里经常有人每天工作16小时。刚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立足未稳，是努力工作，争取升迁，还是放下对事业的执著，全身心投入洪法工作？这对当时刚刚迈入修炼大门的我，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记得有一位阿姨对我说：你没有经历过个人修炼的阶段，直接进入正法修炼，

是有难度，但师父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弟子；所以，一定要提高心性，过好每一关啊！当时，并不懂过关的真正含义，但是，对大法和师父的坚信，以及大法弟子的整体力量，使我度过了修炼之后的第一个大关。

2001年12月7日早晨，我接到国内朋友的电话，告诉我母亲在去公安局申请护照的路上被抓，人已被“610”办公室带走，下落不明。当时的感觉真象天塌了一样。那是一个周六，应该去公司加班。在办公室，无论怎样发正念，也无法正常工作。在中领馆集体发正念后，我和个别学员商量应该如何面对。当时，我连大部分学员的名字都不知道，更别提谁是负责哪个项目的了。当时，尽管在多伦多也有一些学员的亲人在国内受到迫害，被非法关押或流离失所，甚至有一位学员的母亲被劫持在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但并没有专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所以，除了给负责政府工作的小组写了一个情况介绍外，我们几个也觉得无从下手。虽然，我们都悟到，这时，应该利用亲身经历来向世人讲清真相。母亲的被抓，就是江氏政府残酷迫害无辜修炼人的有力实证。当时，很多学员对于海外营救的呼声还有不同看法，当我们决定从征集签名开始为母亲呼吁时，也有学员好心地提醒我们，不要给国内弟子增加压力。

当时，我除了参加每周的集体学法和一些大规模的洪法活动外，并没有参加更多的正法工作，所以和大家也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母亲被抓后，很多学员都向我伸出了援手。一位台湾的学员很快作出了两张印有妈妈和我的照片，讲述事情经过的展板。知道我要带着展板去多雨的欧洲，那位学员特地将展板加强了塑封，并在电

个“尾巴”情不自禁地哼唱着我刚才唱过的旋律，好像已经忘记了他的任务。

夜里，手机铃声把我吵醒了，尽管他的声音压的很低，但我还是听的很清楚：“我们也不好办，人家也没做坏事，不能随便抓人。”我真的感到很欣慰，希望他能保住自己的善念。

我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城市，跟着我的“尾巴”换了一批又一批，他们当中大多数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地紧紧“看着”我。当他们接触到我的眼神时，有些人真的会被我从大法中修出的善所感动，所震撼。

记得火车到某市停下时，我一下子站起来看到哪儿了，隔坐的几个“尾巴”也一下子都条件反射般地站了起来，当他们发觉我并没有下车的意思时又全都坐了下来。这时我看到他们中有一个望着我，眼睛里充满了同情，我看了他一眼，眼中充满着大法的善。这时他低下头，能看出他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的确，千里迢迢，这么兴师动众地跟着一个文弱书生，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江氏那荒唐而变态的逻辑，把多少警察变成了它自己手中打人的棍子？！又把多少警察变成了杀人凶手？！

当火车到市时，我决定不乘火车了，改乘长途汽车。离北京的距离在缩短着，我思考着如何才能摆脱掉身后的“尾巴”。

前面的路似乎总是充满了艰险，有些时候看起来真有点感到自己插翅难飞。这一路上，我的思想中总是会翻出“我能到达北京吗？”类似的问题，每一次我都坚定地对自己说：

“能，一定能。”每一次我都坚定地对自己说：“我的路是由师父安排的，只有师父说了算。”

无论眼前是什么环境，我都凭着对大法的坚信一次又一次地排除了干扰，一关又一关地往前冲着。这个过程充满了艰难。我真正地体会到了师父传法的艰辛。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明白了怎样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我就是这样凭着对大法的正信，对师父的正信，一步步地向北京走去。

【杏林漫步】车前

天一

【正见网】《神仙服食经》云：车前 名地衣，雷之精也，服之形化，八月采之。早在《诗经》中也有车前的记载，谓之芣苢，《神农本草经》把它列为上品之药，又叫当道，还有的书称“牛遗”。据考证，这些皆因车前好生于道边及牛马足迹中，故而得名。日本《和汉药考》中还有“乌足”“胜马”“车过路”等雅称。

历史上还有几个有关车前的有意义的传说：

霍去病和车前

汉代名将霍去病，在一次抗击匈奴的战斗中，由于地理生疏，全军被匈奴围困在一个沙漠地带。时值盛暑，天晴无雨，夜无甘露。由于缺水，时间一长，将士们纷纷病倒，出现小便淋漓，尿赤尿痛，面部浮肿等症状。对此，霍去病很是焦急。一部将发现所有的战马都安然无恙，经他细细观察，原来这些战马都是由于吃了生长在战车前面的一种无名野草。他把这一情况向霍将军作了汇报。霍去病立即命令所有的将士们都用这种野草煎汤喝。果然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一个个奇迹般地痊愈了。霍去病摘起一

不安，非常的心虚，根本就不敢正眼看我。后来干脆就坐到一边去了，不敢再靠近我。每当我倒车、换车时，他们总是想尽各种卑劣的办法来为难我，但每一次都被我化开了。当他们恼羞成怒地冲着我过来时，只要我用大法修出的威严毫不畏惧地正视他们一眼，他们便象泄了气了皮球一样退到一边去了。

在这个孤身斗群魔的过程中，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时刻，我都从未有过一丝的怕念。我经常感到自己高大无比。那些“尾巴”们也想不明白，怎么他们这么多人咋就动不了我呢？！

当火车到了D市时，我换了卧铺，想好好睡上一觉。几天下来的较量中，我感到源源不断的智慧从法中来。我静静地看着这些“尾巴”也在绞尽脑汁地想使招，就象仿佛看着一群蚂蚁在商量着如何能移走一座泰山一样的好笑。

我在E市下了车，当我走出火车站时，真让我吃了一惊，我又看到等在门口的几个老“尾巴”。我突然明白他们之所以一直不好抓我，一是因为我一直没有买直达北京的票（凡买去北京的票一要单位证明，二要检索身份证，二者缺一不可）；二是以为我会和其他市的功友联系。所以不惜人力、物力地跟着我，好能“一网打尽”。有一点要提一下，我一直未让跟踪我的便衣察觉我发现自己被跟踪，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个文弱书生罢了。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当有的便衣第一次看到我时的吃惊神情，他们也弄不懂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是怎么成了“名人”的。

火车在D市停了，我下车出站，顺便买点乾粮。站台的地下通道人不是很多，我一阵子小跑，我听到身后也有人在跟着我跑，我回过头，看

到那几个“尾巴”的表情很紧张，好像怕我飞了似的。其中一个冲到我前面去了，并且一边跑一边打手机。他们见我回头，马上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知道如果我来个飞跑，他们也不会闲着。我想大法弟子堂堂正正，一正压百邪，当时就一念：邪恶靠近我。果然，他们只是远远地跟着，谁都不敢往我跟前凑。

我知道D市在打压前有很多人在学大法，我真想找一找功友，与功友们好好交流一下。但一想到自己带着“尾巴”，又不愿给功友们带来压力。这时，一种莫名的孤单生了出来，我知道这也是人心，于是加强主意识，排斥所有干扰我的人心。我感到自己的意志被大法不停地加持着。我一想到自己将要走上天安门，为大法讨个公道，这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我的内心涌出阵阵的幸福，这种幸福完全来自于对宇宙真理的正信。

我买好干粮，看了看表，离火车开还有40多分钟。这时我看见旁边有一家乐器店，于是走进去看一看。店里卖的乐器种类很多，我看见一把名牌小号吉他，价格很便宜，于是没多想就买了下来，带着它又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我换了卧铺，“尾巴”们也各就各位了。我思考着如何能让这些“尾巴”正确认识大法，正确对待大法弟子。我调好了吉他的弦，唱起了自己作的一首歌颂美好的歌。悠扬的旋律从我的手尖流出，动听的歌声飞向四周。我不执著歌曲表面的旋律，但我知道大法弟子纯净的心与歌声会感动周围的人。我唱了一首又一首。渐渐地，这些“尾巴”的表情由凶狠变得紧张，由紧张变得缓和，又由缓和变得露出微笑，竖着耳朵听我唱。几首歌唱完后，我停下来休息。邻铺的一

话里一再地鼓励我加油；知道了妈妈被关押的地点后，有学员开始向那里的警察打电话讲真相。

春节期间，几位学员帮助我开始了向政府和民间机构寻求帮助的工作。首先，我们利用国会议员举办多元文化活动邀请我们做法法演示的机会，递上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真相资料，并与她的助手约定了会谈时间。后来，议员的办公室在我们与政府和外交部的沟通上提出很多建议，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与此同时，大批的求助信件也飞向了众多的政府机构、工会、社团和非政府组织。安省的一家非政府机构将母亲的故事登载了他们的网站上，呼吁读者向外交部发信，请求政府帮助出面营救。台湾的学员也开始了征签活动。不久，他们寄来了大量的签名。5月，加拿大外长Bill Graham写来回信，表示对母亲被捕一事的关注，并说明已将此事通知加拿大驻华使馆，由他们与北京政府交涉。

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国内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已经开始可以去劳教所探视，并通过简单字条与母亲联系。这一段时间里，多伦多又有几位学员的亲人在国内被抓、被判刑，再加上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等事件的发生，在波士顿法会之后，大家都意识到了天象的变化。师父在《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话》中说：“每个大法弟子，在证实法与救度众生中做事情都很主动。这一点师父都看到了。这是现在常人做不到的。我们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学员都在全力地投入，每个人在正法时期都做着自已应该做的。那么作为国内的学员呢，他们有他们的做法；作为中国大陆以外的学员哪，你们有你们的做法。都是了不起的。不是大家都得做一样的事情，每个

人都是在自己所在的环境做大法弟子此时应该做的。你们是自己发自己内心地在做，每个弟子真的象大法的一个粒子一样，在维护着法，在救度着众生。”这时，有学员主动站出来，提出了成立营救亲人项目小组的想法。

以前，我们也曾多次讨论过多伦多作为整体的力量，我们这二百多学员，看单个个体，特别优秀的好象并不多，但是我们的长处就在于，一旦大家定下来的事情，不论个人有多么不同的意见，每个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多伦多学员的这一优点，在营救项目的启动时期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负责制作展板的学员，为每一位被迫害的亲人都制作了展板；中国城的讲真相小组的阿姨们，胳膊上挂着亲人们的照片，风雨无阻地走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征集支持的签名；电视小组将营救主题的专题片放到网上，使海外营救的声音画面迅速传遍四方；媒体组举办了一次又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中英文媒体为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就看到如此众多的受迫害案例而震惊不已；负责政府工作的学员接连在省政府和国会举办宣传活动，受迫害学员的家属走上国会的讲台，揭露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血腥镇压；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CBC等主流媒体在震惊之余，开始了大面积的正面报道；众多的议员，也向这场血腥的镇压提出强烈的谴责，并要求加拿大政府直接向北京政府提出停止镇压的呼吁。更有不知名的学员设计印制了营救主题的明信片，向全社会散发。很快，无数签了名的印有受迫害学员照片的明信片雪片一般飞向了加拿大总理府和外交部；所有这一切，都在传递地着一个有力而清晰的声音：

“立即停止迫害，让我们的亲人早日回家！”

而我自己，当时已经参加了电台的工作。为了制作一集表现三年来面对残酷镇压，无数学员不惜生命捍卫和证实大法的壮丽画卷的节目，我和组里的同修走访了许多曾经亲身经历过铁窗生活的学员，和有亲人在国内受迫害的家属。他们面对邪恶，无私无我地坚持真理的境界深深地打动了。制作节目的过程，是一次心灵的净化，也是一次修炼境界的提高。修炼一年来，由于没有经过个人修炼的阶段，一直在同修的帮助下，跌跌撞撞努力跟上正法进程的我，这时感到了只有真正置身于正法的洪流中，把自己融化为大法的一个粒子，在宏大的正法之势到来之前，去实践史前与师尊的伟大誓约，是我们每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和骄傲。在一步步更深地融入正法进程的同时，自己以前一直死抱的执著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放下了。

身为受迫害学员家属的我，因为参加电台组而没有更多的时间参与营救小组的工作，为此，我一直心有不安。负责营救的学员对我说，我们都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着大法粒子的作用，媒体工作也是营救行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况且，在大法中，没有你我，每个人的事都是大家的事。大法中的每一个粒子真正溶于法中，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放下了这一层包袱，我更加轻松地投入到媒体的工作中去。

8月，加拿大外长格雷厄姆在东盟外长会议上向中国外长提出法轮功的问题；9月，由加拿大学员倡议，“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宣告成立，标志着营救行动已经从加拿大发展到了国际范围，形成

了全球学员排山倒海的营救声浪。印有一双手托出爱心图案的T恤衫，处处可见。营救的案例，也由最初的12个增加到80多个，直至今天的100多。越来越多的学员随着法理上的提高，放下了以往的顾虑，勇敢地站了出来，用亲身经历向世人讲清迫害的真相，使更多善良的人们从造谣媒体的谎言中清醒过来，有力地震慑了邪恶。电话小组把受迫害的案例做成传单，大量向国内有关单位传真；并给国内劳教所打电话，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天理；这一切，不仅是对邪恶的沉重打击，也是对国内弟子的巨大鼓舞。在母亲被关押的北京女子劳教所，明慧网的每一次报道，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恶警们惊恐之极，一次又一次地找母亲谈话、调查。母亲后来说：“我是从他们找我谈话中知道了海外营救的消息。”一位亲戚在短波中听到美国之音对我的采访，兴奋不已，拨通劳教所的电话要把这一消息告诉母亲，结果可想而知。要知道，在封闭了一切信息的黑牢里，这样的消息对狱中的同修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妈妈对恶警说：“我为儿子和他的朋友们骄傲！”一位学员的母亲被劫持在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她家乡的学员看到了海外营救的消息后，把传单贴遍了全城的大街小巷；很多被关押学员的待遇也得到了改善。北京女子劳教所开始对关押弟子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有海外关系的亲属进行登记，害怕引起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愤怒。这时，多伦多学员吴艳霞的妹妹、关押在天津的吴艳英被释放了。这是营救开展以来被提前释放的第一例。这不仅是对多伦多，也是对全球学员的巨大鼓舞。这说明，真理是不能被战胜的，不论邪恶表面上如何猖狂，实际上已不堪一击。

利，警察能随便骚扰吗？屋外警察叫了一会儿，没见我理他，他自己也觉得理亏，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功夫来了，我们交流完了，功夫顺利地走了。

还有一次，两个功夫刚来，五分钟不到，警察又来了，又是恐吓，又是审问，我毫不客气地质问他们有什么资格这样做，谁给了他们权力这样做。把法律依据拿出来，把宪法中的明文条款摆出来讲一讲到底凭着哪一条。我的声音特别大，吓得他们要把门关上，说是怕影响别人。可见，违法逆行的警察是多么心虚！领头的警察说他书读的不如我多，说不过我，反正是上边规定的。我说先不说这规定合不合法，拿出来看看。他说是口头传达的。我说你是当警察的，什么叫法律还不清楚吗？他们说不出话了，当时就蔫了一半；于是提出要搜查，我毫不客气地回答，真是笑话，你想搜查就搜查，你当我家是市场吗？领头的警察见我一身正气，吓又吓不倒，唬也唬不住，自己象干了一件心虚的事似的所有的底气一下子都没了，一下子就软了，说只要看一看就行了。我仍拒绝配合。两个功夫就在里屋坐着，我的思想中没有怕的概念，只有一念：你们什么也看不见。其中一个警察向里屋走去，我心想：你进不去。果真，这个警察站在通向里屋的门口，没进去。警察在我家里折腾了一会儿便走了。整个过程中我的思想全是大法的威严，害怕的决不会是我，而应该是这些违法的警察。我想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抵制警察的胡作非为，它们也就没有市场了。

某一天，有许多功夫一起在外炼功，想以此方式向政府表达心声。因为上访诉冤情不给上，还要往给上亿人带来健康身体的法轮功头上扣

脏帽子，还不让真正炼法轮功而受益的群众说话，给逼得只有在外炼功来表达心声了。当我赶到时，看到的是功夫们正被一辆辆警车装满后拉走。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流血，我心痛功夫就这么被抓走了。我强忍着泪水，决定第二天就去北京，再次为大法讨个公道。

为了摆脱身后24小时“形影不离”的尾巴，我一进火车站便一刻也不停留，哪趟列车先开便上哪趟车。就这样，我登上了一列开往A市的火车离开了本市，开始了进京护法的一段艰难的历程。

车到了B市，我去换车，但那天晚上就是没有北上的列车，全是往南开的。我不得不停留一晚，等第二天早上再走。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疲倦，于是买了几份报纸铺在地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当我去买车票时，我发现我又被跟上了。当时我真的想不明白怎么会这么快就跟上来了。我当时只有一念，一定要到天安门去证实大法。于是，我又登上了开往C市的火车。在火车上，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我的思想飞快的思索着如何摆脱“尾巴”。

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什么东西也休想阻挡我。每当列车停站时，我都会看到“尾巴”与当地的公安便衣站在站台上，不时地对靠近我所在的那截车厢的人上下打量，还不时地互相商量着什么。我没有怕的概念，只想如何能走上天安门。

当我去洗手间时，会有便衣在外守着。当我看到镜子里的我时，竟然吃了一惊，仿佛我早已忘却了自己的身体，已经不记得自己还带着身体似的。仅三天的时间我瘦了许多，但双眼却充满神彩。当我坦然直视坐在对面的几个便衣时，他们反而显的局促

去保护师父。”大家听到了我的喊声，有的开始跑过来，于是我又回头向师父身边跑，我边跑边想着谁也休想害我师父，这时我醒了。我翻开放在床头的《转法轮》，看着师父的像，突然间我听到一声震撼我全部生命的呼唤，仿佛就象是自己真正的母亲正在向我伸出双手：“来！溶在法中！”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一个不是偶然的机，我听到了释迦牟尼和耶稣所遭受的迫害，我震惊了，也更加清醒了，尤其是当听到彼得三次不认主时我流泪了，我悟到修炼真的是非常严肃的事，在性命攸关的时刻，能不能坚定的走到底全靠自己。

我的环境越来越艰难，能见到的功夫越来越少。当我出门时，跟着我的便衣的数目也在增加。但我坚修大法的意志却越来越坚不可摧，我经常感到自己悟法理时在飞快地往上升华着，当自己溶在法中时常常会忘记了一切。有一次，我思考着如何才是真正的放下生死，我感受到自己的元神飞快地往上突破着，我不受任何干扰地思考着，仿佛自己的身体不存在了，只有自己的思维正在无限地扩大着。

有一天我去派出所办事，当我说出自己的名字时，满屋的警察齐刷刷地抬起头看着我。他们当中有想要让我放弃炼功而被我问的无话可说的；也有亲眼看到我一个大法弟子因工作出色而获得的一大堆荣誉证书的。我很坦然地看着他们，一身正气。因为我一直坚修大法，受到了许多的刁难。但我不会因为这样就放弃自己应享有的正当权利。我据理力争，摆宪法的明文条款，讲法律中的规定，决不向不正的东西妥协，在大法赋予我的正念面前，派出所帮我办完了我要办的事。

和功夫见面变得越来越难，但尽管这样，该见面时还得见面。有一天，和两个功夫约好在一家大商场见面，我们刚见面不到五分钟，呼啦啦地一下来了二十几名便衣，于是我们决定一边逛商场，一边交流，便衣们也兵分几路，有“负责”跟着我们的，有“负责”把守主要通道的，大约半小时后我们交流完了，一个功夫先走了，我和另一名功夫悠闲地逛着商场，有说有笑的，对跟在身后的便衣视而不见。在整个过程中，我的心非常平静，从来都没想过他们能把我们怎么地，人怎么可能动得了神呢？！心在法中，念在法中，“大道无敌天地行”（《洪吟》“太极”）。

我经常感到来自另外空间的邪恶的干扰，虽然我看不见，但当我的思想往上冲时，要不停地灭掉围上来的一批又一批败物；而且灭掉一批又围上来一批。那段时间几乎天天如此。我感到那些魔难象是被浓缩了的。我不仅要抵御另外空间的袭击，还要面对这边的麻烦，有时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就要被耗尽了，已经到了极限。我已经疲惫不堪了。我问自己难道真的不行了吗？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曾经讲过，大觉者的一念可以造出一层天来。要成就那样一个伟大的境界，一定会付出一番心血的。这么大的法，根本就不存在不行的问题，只看自己如何坚定地往上修。想到这，我坦然了，仿佛一切苦难都变得渺小了。瞬间，我所有的一切都被大法铸造的坚不可摧。

功夫几乎根本就不能来我的住处。有一次一个功夫刚打来电话说来看看我，十分钟不到，警察就在门外叫门了，当时功夫还没到。我在屋里，心里很平静，根本就不理会屋外的警察。做为一个公民，我享有合法的权

10月，邪恶之首即将访美。我和蒙特利尔的学员一道，来到德州，配合美国学员的营救行动。短短一周，我们走遍了德州的重要城市，跑政府，见媒体，每次新闻发布会的盛况都令人振奋。我们感叹着：天象真的变了！很快，“营救我们的亲人回家”汽车之旅开始了，四路车队分别从加拿大和美国各地出发，浩浩荡荡奔赴德州，这一壮举和队伍中的受迫害学员家属又一度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多伦多车队出发时，车上一位学员在山东被关押的父亲和弟弟也提前获释了。在美国，王志文、周雪菲的故事也已是广为所知。我们还把这些被关压弟子在美国的亲人请到休斯敦法轮大法电台的直播室，通过电波，把他们亲人的故事传达给当地的十万华人。和金子容子一同去中国的日本学员来了；戴志珍来了，章翠英来了，从地球另一端的澳洲；林慎立和李进宇也来了，从遥远的蒙特利尔；在我们小小的直播室里，他们的声音像一个有力的宣言，飞越了千山万水，告诉整个世界：法轮大法好！镇压必须停止！采访李进宇时，我问：去年此时，你正在加拿大为营救你的先生参加SOS步行，今天你们并肩走在了我们呼吁营救的游行队伍中，此刻想对大家说什么？她答道，此情此景，让我真正感受到，善良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

更令人鼓舞的是，这时，加拿大国会全体通过了一项营救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亲属的个人动议案。其中包括有我母亲在内的13人名单。同时，营救行动在北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也开展起来了：在澳洲，在日本，在欧洲，支持我们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圣诞临近，无数的贺卡带着我们的祝福，飞向国内的劳教所和监狱，为被关押的学员送去正法进程的最新消息。

越来越多的学员参与到这一行动中。大家悟到，这不仅仅是营救几个亲人的事情，正法到了今天，一切都是为大法而来，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的心到哪里，事情就能做到哪里。镇压还没有停止，国内仍然有十多万学员被关押，一个更完整，更宏大的营救计划正在酝酿中。

表面看来，营救小组并不是多伦多能力最强的项目组，其中老年弟子占了相当比例，也有部分学员没有参加项目的经验。但为什么能够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捷报频传？大量学法，在法理上的共同提高是一切项目成功的最重要基础。在个别学员有漏时，大家不是批评指责，而是用法弟子的慈悲和宽容去帮助他人，同时用强大的正念堵漏，不给邪恶任何可乘之机。我们是一个强大的整体，每一个学员的正念加在一起，我们就金刚不破，坚不可摧。这在最近全球营救 Nancy Chen 和 Charles Li 的行动中再一次得到了证明。

好消息接踵而来：圣诞节前，多伦多学员彭天英的妹妹彭天雄提前获释，这为我们增加了新年的喜庆；大年初五，我的妈妈，在经历了14个月的铁窗生活后，终于安全回家了！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沉默之后，妈妈说：我从明慧网的消息知道海外大法弟子们在营救我，替我谢谢大家！那一刻，一切都没有了距离，我觉得，妈妈就在我们身边，而妈妈的身后，是国内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当时，正是美东时间凌晨一点，可我分明感到四周一片光辉灿烂！回首过去的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就象是在一瞬间。在这一片光明中，我看到了国内弟子抛家舍业，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证实大法的壮烈；看到了海外学员无私无我的付出；也看

到了自己如何在大法中，在大法弟子这个大家庭的整体中，一点点成长。在师父慈悲的目光中，那千千万万迈向新纪元的坚实足迹中，也有自己的那一行……

《梦溪笔谈》：济水和“阿胶”

谭梦溪

【正见网】编者的话：现在的人都认为现代科学很发达，是古人难以想象的。但从宋朝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记载的宋朝以前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医药学、考古、语言、史学、文学、音乐、绘画以及财政、经济等等的发现和成就来看，事实并非如此。通过介绍《梦溪笔谈》，我们与读者分享中国古代科学的成就。

阿胶与人参、鹿茸并称中药“三宝”。《药性辞典》中说：“阿胶禧风外虚，和血养阴推为要药，然重在阿井圣水也。”这里讲到阿井的水对制作阿胶有很关键的作用。

《梦溪笔谈》中谈现在的济水所流之处，经东阿县城下的阿井处，阿井水是济水的一股潜流。另有史载说阿井水乃济水之眼，其色绿且醇。因阿井水中钙、钾、钠等矿物质含量极为丰富，每担阿井水比普通河水或井水约重3市斤左右。

《梦溪笔谈》中还谈到阿井水能使混水变清。人服用了，能够利膈、疏痰、止吐，这是因为阿井水性有下清而且含有丰富矿物质的缘故，因此可以用它治淤浊及逆上的病症。

【原文】《梦溪笔谈》(卷三“辨证一”)：“古说济水伏流地中，今

历下凡发地皆是流水，世传济水经过其下。东阿亦济水所经，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用搅浊水则清。人服之，下膈、疏痰、止吐，皆取济水性趋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浊及逆上之疾。今医方不载此意。”

【医山夜话】“耳针”与全息

玉茗

【正见网】中医有耳穴图，身体的任何部位都能在耳朵上找到对应的穴位。耳朵就象勾头弓身倒悬的人体，五脏六腑俱全。

这是一副典型的全息图，一个局部能反映全体的信息。事实上不只是耳朵，手掌也对应着全身，脚掌也对应全身，一节手指也对应全身。儿科医生就经常从手指诊断疾病，其实身体任何一个微小的部份都带着全身的信息。西方有科学家做过实验，发现一个脑细胞，就带着全部的记忆。

为什么一个局部能带着全身的信息，为什么有全息现象呢？人的身体不只是在一个空间存在，身体里还有在微观，比如经络与穴位那样的层面，还有身体的存在。这边空间的一个点，对应着微观就是一个连绵的面，身体的所有信息都在那个微观的面上。所以“掌中盛无限”也就不奇怪了。

八仙的传说：吕洞宾和黄鹤楼

朱月明 整理

【正见网】八仙在民间可谓家喻户晓，他们好打抱不平，惩恶扬善的事迹常被人称颂。吕洞宾灭蛟精之事即是一例。

吕洞宾得汉钟离上真秘诀，火龙真人又授与他剑法，于是他在江淮一

不可侵犯，竟然一下子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从此再也没有对我提过什么洗脑班。有的功友觉得我没做到善，不接受师父的安排。经过思考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悟错，师父怎么可能安排自己的弟子参加诽谤大法的洗脑班呢？！这是绝不可能的。而且我悟到大法虽不参与政治，但一个政党对大法敢如此的迫害，那么这个政党在历史上该划句号了。

那时许多常人因受到政府不实的宣传对大法产生误解，并对大法弟子去北京不理解，我悟到应该向世人讲清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实情况，但那时大多数功友觉得进京护法第一位，觉得我的想法不太妥。那段时间我经常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孤独，为什么自己悟的总和别人不一样呢？是不是自己悟错了？经过思考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悟错，我知道向世人讲清真相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我还悟到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功友会从不该关押他们的地方堂堂正正地走出来。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是最正的，凭什么被关押？！那时正值99年底。有时真的觉得苦，并不是因为自己所吃的苦而苦，而是悟到了应该这样做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却没有办法去做。

我总是被警察不惜血本地严密地看着。当时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而且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另外空间的疯狂干扰，虽然我看不见，但我凭着对大法的坚信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它们，每一次都仿佛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我的感受就象看见了一样的真实和清晰。

随着对法理认识的深入，我开始思考如何冲出这种“包围”。通过学法，我更加明白了肉眼所看到的其实都是假象，只有坚信大法才能不被假象所带动，这种坚信绝不仅仅是停

于字面上，而是将整个的生命溶在法中连一丝缝隙都找不到的一种绝对的坚信；而且无论感觉到什么，思想必须坚实地扎在法上不摇摆，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大法弟子。

有一次功友约我去交流，到了定好交流的那一天我有些犹豫了，一想到摆脱跟踪的辛苦，一想到与另外空间干扰的苦斗，竟然有点不想去了，我意识到自己的人心正在往出翻。这时，我想到了伟大的师父，想到了监狱里的同修，于是，我问自己：去为了什么？不去又为了什么？我发现了自己的自私和怕心。我应约前往。但是在走前，我拿了一个小袋子装上洗漱用具便出门了。交流完后，我和另一位功友一起走在一条大街上，说来也怪，大街上竟然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我和这位同修。这时他注意到我手上提着的小袋子，便问我拿着什么，我说是一些洗漱用具，他看着我突然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在整条街上回荡，他这一笑把我笑明白了，是呀，我为什么要带上洗漱用具呢？不就是潜意识中还在想着预防万一被抓好有点准备吗？为什么我要想着自己会被抓呢？自己也知道谁说了都不算，师父说了算，可为什么在遇事时还会被人心所带动呢？还不是因为自己对法理没有达到24K金般的正悟吗？想到这里，我也笑了起来。

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正在一个公园里走着，我突然看见了师父，师父正在炼功，接着我又看见不远处有一群相貌凶狠、穿着制服的人，它们要害师父，我当时吃了一惊，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公园是大家经常在一起炼功的地方，于是我赶紧跑到炼功地点想找到功友们，果然我看到了远处的功友们，于是我一边跑着一边向他们喊着“师父在那边，快

我的住所早已被严严实实地看起来了，而且 24 小时有人值班。每一次去和功友们交流，摆脱身后的跟踪就象是经历一场战斗。有时觉得很累。我曾告诉了几个功友自己的处境，但我发现会给大家也带来压力。当时种种的因素让我觉得还是不提及为好，于是我决定不说了，自己承受。我知道这种情况除了我自身的业力外一定还有别的因素，但不管是什么，邪恶休想动得了我。

连着几天，警车就停在家门口。我去商场买东西，几个便衣也跟着进去，并不时观察周围的“情况”。我去理发店理发，便衣便坐在那里，对进出的人虎视眈眈。甚至打公共电话，便衣也会站在身边听。……在这种情形下，我顶着各种压力，依然做着我能做的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涌上来的人心，但一想到师父为众弟子吃的苦时，便毫不犹豫地将这些人心打掉。

有一次和国外的功友联系，电话刚打通，三个便衣已经把我围在了中间，我的心没有动，我从来都不认为他们能动得了我。我静静地听着国外功友在讲。讲完后，他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看着那三个便衣，沉默了一会告诉他“没有了”便挂了电话，当我转身时我听见了自己的心中久久地回荡着一句话：“我们非常想念师父。”我感到自己的眼泪在往外涌，想到身后的便衣还在跟着，他们怎么可能理解得了大法弟子的眼泪呢？也许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大法弟子眼泪里的内涵。想到这，我便忍住泪水，面带坦荡的微笑。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我都深深地为自己能修大法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骄傲。

有一些功友因去北京上访被劳教，警察特地跑来告诉我说某某和

某某已被送去劳教了，还有哪儿的某某也送去了，言下之意我要是再去北京也会这样。我对特地跑来告诉我的警察头目说：“宪法中任何一条都没有说我不能去北京。”他一听，气汹汹地说：“你要再去就马上送劳教。”我平静地回答：“我遵守的是法律，不是你的‘口头传达’，你要是认为你说的是法律，那就请白纸黑字公告天下吧。”当时他一下子不说话了。我问他：“你们把这些好人送去劳教，你这当警察的觉得光荣吗？你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吗？”他说“这跟良心没有关系”，我又问他：“跟良心都没有关系了，那跟什么才有关系呢？”他支吾了半天也没说出来，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当和功友交流提到该如何对待劳教，那时有些功友觉得为了护法，被送去劳教也没有什么。我悟到的是谁也休想送我去劳教，大法弟子凭什么被送去劳教？有那么多的事等着大法弟子去做，为什么要认同被送去劳教？即使被抓到我也会用一切办法走出来。当功友问我是不是怕劳教，我说不是怕，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违法的事，凭什么要被送去劳教？功友问我如果真的送我去劳教怎么办，我说除非抬着我的尸体去。当时有的功友并不同意我的看法。当派出所和单位想给我办洗脑班时因遭到我的强力抵制而流产，恶警们认为别的炼功人都办了洗脑班了，怎么我这就不行？他们让我的家人告诉我要给我办洗脑班，我告诉家人：“门儿都没有。”单位领导和警察都觉得我太硬了，不好对付，当我正视着他们，一字一顿地告诉他们：“洗脑班是违法的，我决不去；我的家人也决不会答应。由此而引发的一切后果你们自己去负。”他们从我的眼中读到是神圣

带游历。当时常有蛟精出没淮水，有时蛟精使妖法下雷雨，导致洪灾淹没民房；有时蛟精乘风鼓浪，摧毁来来往往的客船；有时蛟精变化为人，淫乱良家女子，被摧残的女子即多病而死。百姓苦不堪言。官府想尽计策驱逐蛟精，都不能成功。万般无奈，官府只好出榜，希望有异人能降服蛟精。

吕洞宾刚好游历到此，自告奋勇地对府县说：“我能除此蛟精，你们不用担忧。”府县大喜，即刻请吕洞宾行法除妖。只见吕洞宾拔剑挥舞，大喝一声，往水中一掷，须臾之间，淮水血红一片，一大蛟浮在了水面上。其剑自行跃入鞘中，围观的大众惊异不已，问他是谁。吕洞宾答道：“我是一个道人而已。”府县欲以金帛酬谢于他，他谢绝而去。从此以后江淮间一片太平。

吕洞宾斩蛟之后，游历到汉阳，他或者在街上行布施，或者在乡村游玩。心想如果遇到心正好善的人就去救度他，然而，整个县城没有一人有这样的条件。当地有一家辛氏开的酒馆，吕洞宾就去那儿开怀大饮，却不付一文钱。辛氏也从从不向他索要。日复一日，饮了将近半年，而辛氏始终不向他索钱。一天吕洞宾又去饮酒，他对主人说：“我负了你那么多酒债，一直未能偿还。”就叫主人取来桔皮，在墙壁上画了一只仙鹤。并说：“只要有客人到此饮酒，你就呼叫这只仙鹤，它自己会翩翩起舞，我以此来报达你，数年之内，你就可以变得富有。”主人留他继续饮酒，他竟然离别而去。后来只要有人来此酒馆饮酒，就呼仙鹤，仙鹤果然从墙壁上飞下来，跳舞万状，跳完好又回到壁上，人人称奇，于是远近的人都来观赏，酒馆里坐无虚席，不到数年，辛氏果然大富。

一天吕洞宾又回来了。主人一见到他，就连忙拜谢他，并请吕洞宾大饮。吕洞宾问他：“来的人多吗？”主人说：“富足有余。”吕洞宾于是三弄其笛，那鹤自壁上飞至吕洞宾面前，吕洞宾跨上仙鹤乘空而去。主人神异此事，在跨鹤之处，建筑一楼，称之黄鹤楼，以纪念吕洞宾乘鹤而去。后来有人在此楼上题诗：

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资料来源：《东游记》）

2003 年 2 月 14 日 星期五

天文学家发现未知力量导致宇宙加速膨胀

观云

【正见网】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1月11日公布了迄今为止所获图像中最佳的一张宇宙婴儿期图像，它包含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细节，有可能是近年来最重大科学成就之一。

天文学家认为，这张宇宙新照捕捉到的是宇宙大爆炸后的余辉——宇宙背景微波辐射，它是通过 NASA 威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WMAP, Wilkinson Microwave Anisotropy Probe)对整个天空进行 12 个月的探测所获得。

天文学家发现，宇宙大爆炸之后所形成的第一代星体是在大爆炸之后

2 亿年形成，这要比许多科学家以前预计的要早得多。此外，该新图像把宇宙的年龄定位在 137 亿年。

该研究发现，早期宇宙由 4% 的原子形态的真实物质、大约 23% 的看不见的暗物质和约 73% 的暗能组成；一种未知的外来力量导致宇宙以不断加快的速度膨胀。

很重要的一点是，该发现与从邻近宇宙中获得的数据中所作出的预测是一致的。从事该研究的天文学家认为，这些新结果是现代宇宙学理论的一个里程碑。

斯坦福大学的安德雷·林德曾经提出过一些宇宙膨胀模型，并且这些模型至今还被引用。他一直在期待着这种结果。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中，他称此结果“特别让人印象深刻”。他说，在大约 20 年前当宇宙膨胀的观点首次提出之时，有点象科幻小说。

“我们当初并没有期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它得到证实，”林德说道，“现在，我们得到了处于膨胀中的宇宙其基本特征与观测数据相吻合的消息。”

参考资料

http://www.nasa.gov/HP_FLB_Feature_MAP_030211.html

http://www.space.com/scienceastronomy/map_discovery_030211.html_f

树立强大的正念

大法弟子

【正见网】李祥春、陈南希事件发生的时间很特别，恰好是旧势力给自己所定下 42 个月大限的最后一天。可是众所周知，它们明火执仗地毁约了。为什么？为什么到了今天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是都在全盘否

定它们的安排吗？我们不是很明白我们的执著并不应该成为它们骚扰迫害我们的借口吗？可是事情发生了。

是的，如果我们看得清楚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就能用强大的正念去否定它们。可是问题往往出在我们还没有能够看清它们。如果它们利用的就是我们自身隐藏极深的、从来都不曾、也不肯面对的执著和观念，那我们可不就“看不见”了？更何况如果它们就是我们从来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那就谈不上否定！

我们修的是善，可是我们有许多执著和观念和善就是水火不容的。我们都知道修炼人要放下情、都知道把情取而代之应该是慈悲，可是我们往往去掉了一些情之后，却生出来了冷漠！为什么我们修炼人反而会认可了冷漠呢？因为我们还隐藏了人的执著心。这些执著心在我们的意识里极深极隐蔽地埋藏着。

比如，我们看见同修有不好的执著心里就不平衡：都不象个修炼人！看见同修不认为自己有执著心里就不舒服：我们都向内找，就你不向内找！等到同修因为执著放不下而遇到魔难，心里一下子“平衡”了：没办法，谁让他有这个执著心！甚至还会想：都是因为你不向内找！就得给你去去这个心！

我们有多少人不是这样？恐怕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都是这样，自己放不下执著的时候也恨自己。而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些话是不是跟旧势力的借口一模一样？这跟旧势力借口学员有执著“考验”我们，借助“考验”毁灭我们有什么两样呢？冷漠也是完全来自人的自私心和执著心。

“谁让他有这个执著心！”“就得给你去去这个心！”这两个说法，我们意识到了吗？我们为什么没有

【正念正行】重重魔难双脚踏，一片丹心向法开

大陆弟子 卫法

【正见网】7.20 开始后，因为我是得法比较早的老学员，而且在 7.20 时为大法讨公道去过北京的，再加上我在坚修大法上态度一直很鲜明，被当地公安局认定是“重点”人物；公安局怀疑我是“幕后”的负责人（其实我既不是辅导员，也不是辅导站的负责人，辅导员也好，负责人也好，只不过是义务为大家服务的）在这种可笑的逻辑下，我被 24 小时监视，电话被监听，而且只要一出门，不管我走到哪里，身后的便衣象尾巴一样跟着。更莫名其妙的是我的名字进了市重案组，一夜之间，我从普通的百姓变成了“名人”。

早在 4.25 前后，炼功点来了许多奇怪的学功者，他们没有表情，只是跟着学动作，注意着是谁在教功，打听着在谁家里学法。我只是觉得他们和一般的学功者不一样，也没多想。因为大法是公开的，谁想来学都行。炼功点也好，辅导站也好，全都是光明磊落的，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些人全是便衣。

功夫们甚至为他们能来了解大法而感到高兴，因为不管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走近大法，都是他们一个难得的机缘。师父曾说：“……你只要走进来了，我都把你当作一个人，只是工作不同而已，哪怕你是特务，你都有人心在，我都把你当作一个普通人看，我不看你的工作。人类社会的一切工作那都是常人的工作而已。你能进得来，你能听到我在这里讲法，特别是你听到佛法，这不就是缘吗？希望你们能珍惜。”（《在加拿大法会上

讲法》）这是何等慈悲、宽厚的胸怀！善与恶的对比一定是鲜明的。

对法轮功的打压由 7.20 正式开始了。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魔难，我感到正常的修炼思维一下子被打乱了，但是对师父、对大法我从未有过怀疑，那种对宇宙真理的正信似乎发自我生命的本源，坚不可摧。和功夫们讨论为什么会发生这场魔难，有的功夫觉得就是这样安排的，但我的本性告诉我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师尊的安排决不会是这样的，一定是被什么破坏了，可我说不出来是什么。我苦苦思索着应该怎样对待这场魔难才能走正自己的路。没有新经文，一切都要靠自己悟。

和功夫们交流很必要，因为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大家互相切磋，互相鼓励，对共同提高很有帮助。

随着刽子手江 XX 对法轮功诬陷的升级，法轮功学员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许多普通的老百姓、许多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大学的优秀教授、中学的优秀老师、学校的三好学生只因行使宪法规定的上访权向国家反映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便被打、被关或送进了劳教所和精神病院，陆续传来了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我的心越来越沉重。

在那段日子里，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心里一想到被迫害致死的功夫和在牢狱里因坚持真理而受苦受难的同修，总是禁不住泪水涟涟。我告诉自己，我可以流泪，可以忍受，但我决不会向邪恶低头。我做好了心理准备，无论自己会遇到什么，坚修大法的心谁也休想动。在那段日子里，我思想中的一念非常清晰，无论多么艰难，我都没有权利考虑自己，我只能想着大法。

开始修道的。《神仙传》里关于麻姑、安期生等的记载，就出现在李白的诗中。那时的人是相信的，因为他们身边就有得道成仙的人。

董上仙，是遂州方义县的女子。她年方十七岁，神态艳丽，吃饭饮水都很少，喜宁静好平和，与世人相处和谐，并不疏远他们。左邻右里依据她的容貌和品德，都认为她是上仙之人，所以称她为“上仙”。

有一天，忽然紫云低垂密布，天上的仙乐阵阵，两个青衣童子伴着仙乐一起降到她家院子里，两童子领着她缓缓升上天去。她的父母一向愚钝，呼天哭地地呼唤女儿。这时上仙已离地几十丈了，只好又下到家中，而紫云和青衣童子立刻就不见了踪影。住了几个月，上仙又像当初那样升上天，父母又号啕大哭不止，没办法，上仙只好又下来了。

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崇尚神仙，听说这件事后，就下诏书派使者征召上仙入长安。在宫里住了一个多月，上仙请求返回家乡，皇帝就应许了她，并派使者把她送回故里。一百多天之后，上仙又开始升天，父母又哭泣不已，这回上仙没有下来，蜕了一个人形就飞天而去。蜕下的皮跟她的形体一样，衣服的扣子也没有解开，就象蝉蜕壳似的。她的父母用一道透明漆将她的衣服及蜕皮保护起来。皇帝闻讯，下令在上仙居住之处建了上仙、唐兴两座道观。这两座道观如今在遂州以北十多里，涪江之滨。

(资料来源：《太平广记》)

2003年2月17日 星期一

【医山夜话】生命的节奏

玉茗

【正见网】“医山夜话”专栏里有两篇文章，“月亮和人体”及“十二时辰与人体”，精彩地描述了月亮盈缺对人体的影响以及经脉子午流注的节律。

其实有生命的地方就有节奏，日出日息，潮涨潮落，与我们的心跳和呼吸有什么两样呢？月亮的阴晴圆缺、四季的炎凉交替，行星的自转与公转，无不带着自己的节律。

有很多作物，比如果树是“一大年一小年”，一年结的果多，一年结的果少，两年一个周期，土壤也有吐纳的节奏。

曾经有一位德国医生在饭桌上和我谈起贝多芬的音乐。他用手敲打着桌子，拍着“命运交响曲”的节奏说，“这个命运的响门声是和心脏病的心跳一样。”可见音乐的节奏反映的情绪和我们的人体节奏紧密相关。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允许他做喜欢做的事，却不给他任何时间的参照，没有钟表，送饭也是毫无规律的，结果，一个月后被关的人疯了。时间就意味着节奏，打乱节奏的时候，生命就会紊乱。

在希腊神话里有个时间之神名叫奥尔甫斯，喜欢音乐。每天，他弹着琴，太阳随着他的歌声跃出地面，又随着他的歌声落入西山。有时间的地方就有节奏。

如果经脉不再周期流注，就象行星停止了运转；如果潮水不再周期涨落，就象天地停止了心跳；没有节奏的地方没有生命，就象没有涟漪的水是死水。

更好地形成一个整体？带着这种不平衡的心和冷漠的心，是不可能做好的。因为这限制了我们的看问题的高度，也限制了我们的容量。冷漠的后面是无可奈何、逆来顺受的消极之心：以为要提高就得经过这磨难和考验，以为付出就是这种形式的，以为不这样承受、不经过磨难就修不出威德。这就是旧势力给我们安排下的死结，就象电脑程序的死循环。

躲在无可奈何的背后还有五花八门的显示心：显示自己的付出、自己的承受、自己遭受的磨难、自己的贡献。很多同修不但要工作要照顾家，还要正法要讲清真相，等等。可是，为什么要痛苦地忙呢？是不是我们内心深处是喜欢这种难受的状态？！以为这才是修炼！我以前的同事们就有这样的，一边疯狂地工作，一边满脸陶醉地给诉苦，哎呀！忙死了！炫耀自己的痛苦，意思是自己承受住了。在我们弟子中间，也有人一谈论起来就不由自主地夸张邪恶的猖獗、经历的磨难和自己的承受。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类的磨难不就是自己承认甚至自己求来的吗？

正法每个过程中，我们都必须具备更洪大的容量和视野。如果我们不能去掉冷漠心、私心和其它人的种种执著心，就会被束缚着跳不出自我，就摆脱不了旧势力的纠缠，就会被利用来给我们制造无穷无尽的干扰，让我们看不到许多事情的本质，做正法的事也做不好，也就不能够跟上正法的进程。

正法修炼确实有苦，正因为苦，能够超脱出来才珍贵，这不就是修炼吗？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跳出来的，跳出来才是最终的目的，而且也应该跳出来了，就是应该停止总是被旧势力的安排给带动了。假如让我们安

排人世间的一切，我们会把邪恶安排得上窜下跳吗？把世人安排得麻木不仁吗？把自己安排得昏天暗地地忙吗？当然不会！我们要成为一个整体，用强大的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众神，在这最后的时刻，让我们能够无愧、无悔。

【正念正行】我们是一个整体

大法弟子

【正见网】1. 东北某市一些大法弟子深入学法后，明白当前大法弟子做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每天定点发正念清除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地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正念加持同修闯出魔窟。当他们得知一个同修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十六大前被绑架的，目前恶警要送去劳教），大家切磋后，都发出强大的一念：决不允许邪恶势力迫害同修，并自发前往看守所要人，看守所的人说必须派出所来接人，众大法弟子此刻正念纯正、强大，打电话质问派出所为何不做人，电话那头马上回答：这就去，一会儿派出所来人将这位同修无条件释放。强大的正念使大法弟子们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令邪恶旧势力的迫害顷刻间瓦解。

2. 在该市大法弟子正念的不断加持下，一大法弟子在监狱干活时寻机走脱，当过高墙阻拦时，却恰好发现一个梯子奇迹般地倚在高墙铁网之上，该弟子顺利走脱。这一事件充分显示了整体的力量，正念的神威。

《梦溪笔谈》：炼钢

谭梦溪

【正见网】编者的话：现在的人都认为现代科学很发达，是古人难以想象的。但从宋朝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记载的宋朝以前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医药学、考古、语言、史学、文学、音乐、绘画以及财政、经济等等的发现和成就来看，事实并非如此。通过介绍《梦溪笔谈》，我们与读者分享中国古代科学的成就。

关于灌钢的技术，南北朝南齐、梁时期的医学家兼炼丹家陶弘景（约452-536年）曾有过记述：“钢铁是杂炼生铁作刀镰者，生指生铁，生指熟铁，这就是灌钢。北齐的道士纂母怀文也是较早的灌钢的实践者之一。据说他“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

南北朝发明的这一灌钢技术，在宋朝已成为主要的炼钢方法之一。这在《梦溪笔谈》中有详尽的描述，沈括将它比做洗面筋，非常形象。

现在世上的钢铁，是将熟铁条屈曲地盘绕着，把生铁块嵌在盘绕着的熟铁条之间，用泥把炉密封起来烧炼，待炼成后再加锻打，将它们锻炼在一起，称为“团钢”，也叫“灌钢”。这其实是假钢，靠的是生铁的硬度，再炼二三次，生铁就炼熟了，就成了软铁了。天下人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真钢。我曾到过磁州的锻坊，在那儿观察炼铁过程，才知道什么是真钢。铁中的钢，就象面中的筋，软面不断淘洗，面筋才显现出来。炼钢是一样的道理，用精铁，锻炼百多次，每锻炼一次后，称重都会轻一些，直到锻炼到重量不再减了，

就是纯钢了，再怎么炼重量也不会减了。钢是铁中精纯的部份，颜色干净明朗，打磨光后，显青黑色，和一般的铁很不同。也有的铁炼光了也不见钢，这取决于铁的产地了。

【原文】《梦溪笔谈》（卷三 辨证一）：“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泥封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此乃伪钢耳，暂假生铁以为坚，二三炼则生铁自熟，仍是柔铁。然而天下莫以为非者，盖未识真钢耳。余出使，至磁州锻坊，观炼铁，方识真钢。凡铁之有钢者，如面中有筋，濯尽柔面，则面筋乃见。炼钢亦然，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虽百炼不耗矣。此乃铁之精纯者，其色清明，磨莹之，则黯黯然青且黑，与常铁迥异。亦有炼之至尽而全无钢者，皆系地之所产。”

神仙故事：玉女来看玉树花 异香先引七香车

欧阳子云 整理

【正见网】【编者按】现在的人认为神仙是古时的人虚构的。其实，那时的人们相信神仙的存在，因为古时有神仙降临人间，有缘者自会见到他们的，在古诗和古书里有许多这样的记载。

长安安业的唐昌观，以前种有玉蕊花。每当玉蕊花开放的时候，就如同琼林瑶树。唐代元和年间，正值春天，繁花似锦，乘车骑马踏青游玩的人络绎不绝。

忽然有一天，一位年约十七八岁的女子，衣着绿色绣衣，垂着双髻，没有佩戴簪珥一类的首饰，容貌婉

眼中，确是一味神奇的延年益寿之品，甚至有“久服成仙”之说。

在《博物志》中，黄帝问天姥，“天地所生，岂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姥曰：“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饵而食之，可以长生。”

2003年2月16日 星期日

【医山夜话】中医急诊与太极拳

玉茗

【正见网】“医山夜话”里谈到中医治疗急症的问题[1]。

众所周知，针灸是针对经络和穴位入手的。而经络和穴位并不存在于我们这个空间，而是在一个肉眼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另一空间里，就象我们肉眼看不到电流，灯泡却会亮一样。

中医治病就象打太极拳，肉眼这边看上去动作很慢，而“功”在其存在的那个空间，运动却非常快。这边刚出手，那边的功就到了。中医治急症是一样的原理，因为从更深的空间入手，疗效更快。

参考文献

[1] 李德孚，“中医也能治疗急症”（<http://www.zhengjian.org/zj/articles/2002/12/11/19592.html>）

《梦溪笔谈》：须发和五脏的关系

谭梦溪

【正见网】编者的话：现在的人都认为现代科学很发达，是古人难以想象的。但从宋朝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记载的宋朝以前在天文学、

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医药学、考古、语言、史学、文学、音乐、绘画以及财政、经济等等的发现和成就来看，事实并非如此。通过介绍《梦溪笔谈》，我们与读者分享中国古代科学的发现。

人的头发、胡须和眉毛各自对应不同的脏腑器官，所以会有年纪大的人胡须白了而头发眉毛不白，或者头发白了而胡须眉毛不白的现象，这是因为脏气不同造成的。头发属于心，承载火气，所以朝上生长；胡须属于肾，承载水气，所以向下长；眉毛属于肝，所以向侧面生长。男子的肾气向外走，在上面表现为有胡须，在下面男子生殖器官。女子和太监没有男子生殖器官，所以也就没有胡须，她（他）们的头发和眉毛都同男子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知道它们不属于肾的。

附文：

《梦溪笔谈》（卷十八 “技艺”）：“医者所论人须发眉，虽皆毛类，而所主五藏各异，故有老而须白眉发不白者，或发白而须眉不白者，藏气有所偏故也。大率发属于心，禀火气，故上生；须属肾，禀水气，故下生；眉属肝，故侧生。男子肾气外行，上为须，下为势。故女子、宦人无势，则亦无须，而眉发无异于男子，则知不属肾也。”

神仙故事：董上仙

朱月明 整理

【正见网】【编者按】现在的人认为神仙是古时的人虚构的。其实，古代很多人是修道之人，修成神仙对他们来说是件习以为常的事，并不觉得奇怪，许多人也是读了《神仙传》后，

相传天台华顶山上有个云雾仙洞。每隔 3000 年西王母才命仙女打开洞门一次，放出瑶池仙水，以灌溉洞口四周的黄精，待成熟后，全部供人们食用，以求青春常驻。

有一年，天台山发生大旱，庄稼枯死，百姓缺吃少喝又得了一种怪病。村里最漂亮的秀姑，新婚三个月，也染上了这种病，生命奄奄一息。秀姑的丈夫黄经看见自己的妻子病成这样，着急万分，又一筹莫展。正在此时，一位白胡子老道，肩背葫芦，手拄拐杖，路经他家门口。黄经邀请老道到秀姑床前为她诊治。老道诊脉后说：“姑娘肺热胸闷，已成慢瘵。据贫道所知，村内不少人得这种病。若要治好此病，需连服黄精 3 个月，但这种仙草长在天台山云雾仙洞，须得翻过九座高山，趟过九条深涧，攀登千丈岩壁，你能行吗？”

小伙子说：“为了全村人和秀姑，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找到云雾仙洞和仙草。”老道为黄经的精神所感动，就把手中的拐杖送给他，并说：“你带上它，就会找到云雾仙洞，再用拐杖轻轻一敲，洞门就会打开。”黄经接过拐杖，感激不已，说道：“请老神仙留下高姓大名！”老道哈哈一笑，“我叫葛玄。”说完，就不见了。

黄经经历了千辛万苦，找到了云雾仙洞。这时，拐杖头的金光射向一块巨门似的岩石上。黄经用仙杖在岩石上轻轻一敲，石门慢慢打开了。根据葛仙翁的吩咐，黄经用杖头往洞顶一戳，洞顶立刻流下一股清澈的仙水，洞口外在仙水流过处慢慢地长出了一片黄精。这时，西王母带着天兵天将要来收黄精。因为葛仙翁已预料到会发生战斗，在杖头上念了十万禁咒，天兵天将只好收兵而归。

乡亲们纷纷采了黄精食用，病很快就好了。黄经为了阻止西王母再来关闭云雾仙洞，一直守在洞口，以仙水和黄精为生，久而久之，也成了仙人。

无瑕禅师与黄精

无瑕禅师 24 岁时在山西五台山出家，法名海玉。两年后他开始游历天下名山大川，后在安徽青阳县九华山结庐隐居，刻苦修行。无瑕在九华山中隐居了 100 余年，不带徒弟，不见人，126 岁时圆寂。

后来崇祯帝派朝中王尚书来九华山进香，遍查附近山洞，这才发现已经坐化了三年多的无瑕禅师的真身，其肉身已干枯，身旁有血经 81 本和一卷身世自传书。同年，崇祯帝派人送来御笔“应身菩萨”的匾额，并以金粉涂身。

无瑕禅师长期隐居深山，缺粮少食，何以能活到 126 岁呢？原来，他就靠吃黄精、野果、丹参之类而得以生存。传言，后来无瑕禅师可以连续几天不进食，只吃黄精，并且每隔 20 天放一次血。他先后花费 38 年时间用血写成了 81 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如今，这部血经还陈列在九华山寺内。

在古今诗词中，对黄精益寿之功颇多赞誉，如唐代诗人杜甫曾有“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年冰雪客”的名句。

杜甫酷爱种药。他在秦州时，见到太平寺泉水下流，就联想到此地如开辟一块药圃一定很好，随即赋诗：“何当宅下流，余润通药圃。三春湿黄精，一食生毛羽。”

宋代《日华诸家本草》论曰：“黄精单服，九蒸九曝，食之驻颜断谷。”黄精，在古代养生学家乃至医学家的

婉，清丽出众。跟随她的有两个女道士和三个小仆人，他们都留着草髻，穿着黄衫，无比端庄秀丽。不久，这女子下了马，用白角扇遮住面容，直奔玉蕊花，她身上散发出的异香芬馥，几十步外都能闻到。观看的人疑心她们是宫廷里的，因此无人敢靠近她们。那女子伫立良久，她让女仆摘取了几枝花就准备离开。就在她要上马的时候，只见她回头对其他同伴说：“我们还有玉峰之约，就从这儿启程前去吧。”当时观看的人群象一堵墙一样，大家都觉得烟飞鹤唳，景物光彩夺目，美伦美奂。那女子骑上马刚走一百多步，有一股微风在马后轻轻地吹起尘土，随之而去。不一会儿，尘土消失了，却见她们已经在半空中，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方才是神仙出游。仙女们所留下的余香经久不散，一个多月后才消失。

当时的诗人严休复、元稹、刘禹锡、白居易都因此而作了玉蕊院真人降临凡尘的诗。

严休复的诗描述：“终日斋心祷玉宸，魂销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树琼瑶蕊，笑对藏花洞里人。”另一首：“香车潜下玉龟山，尘世何由睹舞颜。惟有无情枝上雪，好风吹缀绿玉鬟。”

元稹的诗叹曰：“弄玉潜过玉树时，不教青鸟出花枝。的应未有诸人觉，只是严郎自得知。”

刘禹锡咏道：“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另一首：“雪蕊琼葩满院春，羽林轻步不生尘。君王帘下徒相问，长伴吹箫别有人。”

白居易有诗曰：“瀛女偷乘凤下时，洞中暂歇弄琼枝。不缘啼鸟春饶舌，青琐仙郎可得知。”

(资料来源：《太平广记》)

2003 年 2 月 15 日 星期六

由大道无形所想到的

阿龙

【正见网】从 99 年 7 月进京上访直到不久前从劳教所出来，这三年多来经历了风风雨雨，从初期的个人上访、打横幅、发传单、讲真相，到后来组成正法小组开展多种形式的讲真相，直至发展到多省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全国性活动，在这期间多种形式的正法活动中，特别是在最后因为心性有漏被迫害关进劳教所之后，有了包括经验教训两方面的深刻体会。出来后一方面加强学法、发正念以弥补因长期监禁而造成的损失，同时针对目前大陆弟子的正法实践及所面临的环境，冷静思考着自己将要完成的正法之事：正法中自己应该做什么、怎样做，也涉及到正法形式的选择。我首先想到了大道无形。从法理上我们都明白，只要能维护大法、证实大法，只要有利于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无论什么具体工作、无论什么形式都可随意所用。这是概括地讲，在具体到实践中，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下面就两点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组织或相互配合形式

法轮大法没有任何组织。我个人认为大法的没有组织和弟子在世间正法中所采用的相互配合方式是不同的，但又没有矛盾，是大法圆融大道无形的不同体现。其实世间一切皆为大法开创，当然任何组织形式都不配代表造就了一切的根本大法；正因如此我们采用的任何组织方式或配合形式，只要有利于正法，就是大法在世

间的正法体现，所以千形万形也就形成了大道无形。在实践中有时遇到开展一项正法活动需要外地同修的帮助时，有的弟子好象对参加需要充分协调（也就是所谓的有组织）的活动并不热心，似乎觉得这些形式都有悖于大道无形的原则。我觉得什么具体形式不是根本，关键在于我们的心，在于应该用正念去看问题，突破固有的、不同层次固守的观念和认识，真正达到为了正法随意所用的那种大自在的境界。

其实我们就是在圆融大法的过程中不断突破提高认识、圆融自身；同时只有当我们的认识不断提高符合正法要求时，发挥的作用达到的效果才会更好。

我们每个弟子都是法中的一个粒子，各自发挥着正法的作用，粒子间又圆融而成了个整体。我们所能发挥的正法作用直接取决于我们的心性，就象《转法轮》第二讲“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中讲到“我们一般炼功的人，刚刚长功的人，发出的能量颗粒很粗，有间隙，密度不大，所以威力很小。等到层次越高的时候，其能量密度比一般水分子还要超过百倍、千倍、亿倍，都有可能的。因为层次越高，它的密度越大、越细腻，威力越大。”心性越好，粒子越微观，能量越大；同时也取决于我们整体，从各地的正法小组大到全球整体形式。“你们是个整体，就象师父的功。当然你们和功可不是一回事，我就是举个例子。就象是我的功，同时都做着各种事。”（《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上讲法》）全球大法弟子就好象由无数微观粒子构成的宏大粒子团，与从上至下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正法洪流相对应，构成了大法在人间的正法体现，我悟到其实这也正是大法圆融

在正法过程中的宏观体现。而在微观上具体到我们个人，就必须修好心性，圆融自身，作为一个圆融无漏的粒子去组合更大的宏观粒子直至圆融成世间金刚不破的正法洪流。反过来讲，若自身心性有漏（微观粒子有漏）或者局部以至宏观上构成的整体的组合方式形式有漏，就难形成圆融无漏的整体，就发挥不了最大的能量，甚至被邪恶钻漏洞迫害。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微观粒子的组合形式、相互配合方式，就直接影响着整体。当然国内虽也有一些资料点，但整体基本上是一种只以心性衡量没有任何约束的、非常松散的非正式网络；三年多的实践已经证明大法弟子向广大中国人民讲清真相传递信息的能力（这种非正式网络）超越常人中的任何组织（特别是在那种高压封锁的邪恶环境中）。但是我认为大道无形虽然是散之成物，却也要能聚之成形；特别是针对一些特殊的正法活动，例如象一些对资金技术以及个人心性都要求很高的事情，我们就要能聚之成形，要尽量相互配合好，加上个人严格的心性要求来完成特殊的正法之事，要真正圆融成一个从微观粒子到整体组合形式上都无漏的高能量粒子团；因为我个人认为使命愈大、责任愈重、所清除旧势力愈高愈广，面临的阻力和要求也越大越高，旧势力可能就愈要钻漏洞破坏，那么正法中不断要求个人心性尽量无漏，同时对所采用的形式要求也要更严格更圆融。

我的体悟是，大道无形关键在于大道之心圆融无漏；形式是表面，心性根本，有形无形千形万形，应如意运用；就象师父告诉我们的“邪恶的政治流氓集团对大法弟子根本就没有讲过什么法律，也不要再因为怕心

面。那么，当我们修不好时，是谁最痛苦？是我们自己啊！是谁最痛心？不是师尊最痛心吗！

对我来说，真正的痛苦不是那常人中对我的不公、也不是讲清真相中遭人冷眼相待或恶言以对、更不是那尚未发现的执著干扰着我修炼。而是：我已经在人这儿已经知道了法对我的要求，却因为人这层壳的作用，使我无法达到大法对我的标准。身为正法弟子，我为此感到痛苦。我应该是最愿意为大法舍尽一切在所不惜、粉身碎骨也毫无怨言的正法中的生命，但为何在难中却会被这张人皮给制约住呢？这也常令我羞于面对师父的法像。我明白，这是因为我对大法、对师父还没做到根本上的正信。表面上就差那么一点点，但那一点可差好多啊！我悟到：要想在法中精进，唯有在学法中强大对师对法的正念，才能摆脱一切对我们的干扰。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坚定正念是绝不可动摇的，因为你们更新的生命就是在正法中形成的。”（《大法坚不可摧》）

如果哪天真的圆满了，问问自己在这条修炼路上可有遗憾？那时我会怎么回答，我又会怎样面对众生呢？自己是希望圆满的日子早些到来，还是希望能在这段可贵的时间内做得更好？当我悟到这层法理时，我知道，人的那层壳已经渐渐退掉了，对我再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其实自己也清楚，现在神的这一面越来越强大，但同样地，只要稍有放松，人的这一面立刻被钻空子，起着非常不好的作用。但是慈悲的师父也说：“当然了事情还没完，正法这件事情没有结束，对大家来讲都还有重新做好的机会。是啊，只要迫害一天没结束，那一天就是机会。利用好吧，做得更好吧，快一些重新返回来吧，不要再错过了。不

要背包袱，做错了你就再做好。以前的事想都不要想，要想以后怎么样做好，为你自己与众生真正地负起责任来。”（《北美巡回讲法》）我流着泪跟自己说：“你没有时间懊悔了，不是常人的反省或悔过，这永远无法使你人的一面转变成神，要真正地在法上看问题、向内找，做到是修。不要再背包袱了，真正地为自己、为众生负责！”唯有严格地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看待时，才能确实地做好该做的一切。

我们何其有幸能在历史的这一刻随师同行正法，那么无时无刻都应该要求自己展现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风貌，展现出自己对师对法的正信，排除一切干扰和万难，一切以法为先、以法为重！让法的威严真正地在身上体现出来！让宇宙中的众生们看清楚：我们是主佛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让自己无悔地走完正法进程这一段路！

（2002 年台湾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交流稿）

【杏林漫步】 太阳草 -- 黄精

天一

【正见网】认叶当如竹，寻根还是姜，传得长生不老方。

黄精属百合科植物，晋·葛洪《抱朴子》中即有记载：“昔人以本品得坤土之气，获天地之精，故名。”黄精具有神奇的色彩，史料中记载，黄精曾属仙家服食之品，不作药用。

关于黄精，还有几个神奇的传说呢。

葛玄与黄精的传说

便交个失败的数据，这岂不是比常人还不如？这是用神圣的大法为由，掩盖自己不想做好学生本分工作的心，这是多么不好的一颗心啊！当我思及此时，之后我就努力地去尽量弥补好之前没做好的一切，其实那两、三天正逢国家实验室要准备停机台去维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否赶上做完也是个问题。但是我想，不管怎样就做我该做的，要把常人中的工作做好，大法弟子摆到哪都是最好的。就这样，本来应该是赶不上在停机前做完的实验，居然中间有人忽然放弃机台的使用（因为国家实验室的机台是全校共用的），我就接下他的那个时段去使用。然而这是近乎不可能的事，因为每位同学都想赶在停机前把自己的实验做完。就这样赶在最后一天，我把实验全部完成了，而学长们看过后都跟我说：这很好！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确实，只要我们自己做正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帮我们做。

另外，在发正念时我也体会到坚定正念的重要。就在江XX 出访德州那阵子，连续的集体整点发正念时，我每小时的发正念脚都很痛，包括炼功也是，简直是刺痛入心，一秒钟都不想多盘下去。打从开始盘腿一年后，就很少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这一次为什么会这样呢？师父说：“……遇到任何事情先看自己，这是大法弟子和常人不同的最大特点。如果我们自己真的没有问题，那就一定是那些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北美巡回讲法》）那么到底是不是我自身的问题呢？不，不是！我的心在那时非常坚定，也没有常人的心态在其中，那么肯定是外来干扰。既然是外来干扰，我就绝不可以被旧势力给钻空子。我知道，现在腿痛不是我的问题，但若是我把腿放下来、心放松了，那

就是我的问题了！我要做正，绝不让旧势力到师尊面前去说：“这是你弟子吗？你看他把你当师父了吗？他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了吗？他有正念吗？他放下生死了吗？他做到金刚不动了吗？”（《北美巡回讲法》）我不能让师尊为我在这件事情上操心，就这样三天下来，不管怎样，就坚持绝不放松，做好我该做的，最后不知不觉地，脚不再痛了，我知道是因为我做正，邪恶不敢靠近我了。靠近过来哪怕只有一点，都将被我的正念销毁于瞬间。

然而，有时自己也会陷入到一种错误的想法中：少炼一下功，少发点正念，讲清真相的事少做点，好象也没有太大影响。其实很多弟子们都谈到了在另外空间看，做好和没做好是有天壤之别的。虽然自己看不到，但同修说的就不算自己看到吗？就可以随便看看就好吗？更严肃地说，是我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呀。这些事情，师父早就在法中讲明了，就看自己如何去看待了。其实放松自己，就是不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来看，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啊？这时真感觉自己是：“中士闻道，若存若亡”“见可信，不见即不信”。非得要看到了天国众生遭难才愿意向内找？非得看到另外空间的邪恶无法无天地败坏大法才愿意发正念？非得看到不明真相的众生被历史淘汰才肯讲真相？这不是悟性差是什么？其实这更是放松自己的安逸之心和旧宇宙败物的体现呀。身为主佛的弟子，应该是最愿意同化真善忍的大觉者，为宇宙真理付出一切而不惜牺牲生命的，怎会是这样一个拖泥带水，带修不修的生命呢？其实师尊跟我们在不同层次、不同时期结的缘，一直也都在唤醒着我们本性的那一

而否定大法弟子讲清真相中的所为。”（《用正念看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认为还涉及到一个宽容心的问题，涉及到整体中相互配合的问题，就象师父在《在 2002 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告诉我们的法理“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洪大的宽容，能容别人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人的生命。”、“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地默默地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从这个角度看，大法弟子只要能看到真正对正法有利的结果，就应该放下个人己见，不拘于任何形式，尽己所能的去配合完善；其实不一定非得要我们真的付出什么，关键还是我们那颗心。

二、正法活动中的心态

我一直打算做一些快速直接向更多更广对象弘法的工作，出来后发现有国内有不少弟子都在考虑和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可是我发现许多弟子往往都被邪恶钻空子出了事，不光是在网上报导的，还有更多困难以证实详情而未能上到网上的。我认为从主观上讲问题还在于我们弟子的心态，才导致被邪恶钻了空子。以我自己为例，两年前我做一种正法工作时，因为涉及到许多人许多方面，客观上危险是较大，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抱着一种为了正法不惜一切、放下生死的心态。我抱着这种放下生死的心来做工作时，往往只想着一定要为救度更多

世人怎样克服阻力困难完成工作，重点是做成。我想可能很多弟子会有类似的体会，我也没有私心、也不怕危险放下生死去完成那些工作，我一定要怎么样做好，遇到问题我也向内修，这还有什么问题呢？

直到我快从劳教所出来时，我才悟明白这个理，那就是舍尽而无漏。我想到师父在《无漏》中告诉我们：“舍是不执著于常人之心的体现，如果说真能坦然而舍、心不动者，其实已在那一层了。可修炼就是为了提高，你已经能舍此执著了，那么为什么不把怕执著本身也舍掉呢？舍它个无漏其不是更高的舍吗？”有决心为了正法放下生死，甚至能做到放下生死固然是一种很正的心，但若能把放下生死的本身也放下，哪不就是舍尽无漏更高的舍吗？这两种状态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他直接决定了我们在做工作整个过程中的圆融的心态，就是做成和做好两种心态：抱着放下生死的心，无论理上怎么讲、怎样想做好，实践中往往都是想我为了这件事生死都不顾，所以一定要完成，重点往往都是要做成；而连放下生死的心都没有了、思想中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生死，往往想的是怎样做好这件事，重点是做好。在具体表现上，前者虽也能够完成工作，但往往会出现对小组成员心性要求不严格、联络分工不严密，考虑计划不周全等情形；当然有同修可能认为这些都是小节、关键是心性正念要强；不过我以为，如同前面探讨大道无形时所讲的，对某些特殊的事业正负两方面的要求可能会更高，纵使形式上的一点漏洞比如小组中某个成员在联络上不严密或者与小组外有联系的同修出了问题等，旧势力就会紧紧抓住它的安排乘虚而入（实际上一般都是这种情况出的问题）。而

后者心中无生死，根本不考虑这种结果，只想怎样做好圆融这一切，真正抱着做而无求的心态只想怎样从各个方面各个细节上把他做好完善好，那可能从心性到形式整体上都圆融，旧势力的安排自然就被破除了。

当我打算进行更广大的正法工作时，碰到这些问题自然就想到我所悟到的这些认识。特别是我想到师父的一首新诗《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我觉得对其中“生死无执著”内涵的理解又有升华。最初我悟到是要做到能放下生死，面对任何生死关头都能坦然不动，关键是不怕死、“死不惜留”；后来又悟到生死无执著，还要能放下生的执著，能放下常人心坦然面对生的磨难考验，能不畏苦、“生无所求”。现在我明白了，我悟到在对大法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的坚定正信的基础上，凭着磨炼出来的金刚意志，我把放下生死的心都已放下，思想中根本就没有生死的概念当然也没有任何要放下生死的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坦荡正法路”，只有心中真正坦荡，才能尽量不受常人心的干扰制约充分发挥正念的作用、做到正念正行。

这里要与同修分享的是，不管国内还是国外我们做大法工作，一定要做好而不能只是做成，要量力而行、做好而无求，同时尽量不要被常人社会中繁杂多变的表象幻象所迷，要抓住我们正法工作的实质和中心，以正念正行来实现神圣的正法使命；要真正在法上认识法、避免走极端。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由于弟子们认识上的差异，有一部分弟子总是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每当看到我写的法就偏激去做，从而又带来新问题。我叫你们转变人的认识不是叫你们

固守人认识大法这一状态，但也不是无理智而神神叨叨的，是叫你们清醒地认识大法。”（《取中》）让我们时刻都用法来指导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更稳健更精进地走好未来的正法道路，更勇猛更慈悲地向更广大更全面的世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

【修炼之窗】 坚定正念，让法的威严真正地体现出来

张大山

【正见网】我得法至今五年多，现在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研究所二年级的学生。得法前，我桀骜不驯，骄傲自大，做事草率轻浮。直到97年得法后，我的生命才算是真正开始，我开始找回真正的自我，明白了我人生的方向：同化大法，返本归真。

二年的个人修炼，渐渐地使我了解到修炼的意义。99年之后的邪恶迫害，让我知道正法弟子的责任重大和殊圣。这三年多来的正法之势洪大迅猛，每个大法弟子都在证实法的过程中，向自己先天最高的位置推进。正法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稍有松懈。从一开始的散发简介到发正念、SOS步行、全面讲清真相，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紧密，真的是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修炼人时时刻刻思想都得在法上，不能稍有放松。

说到修炼，自己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在常人中修炼就很关键。很多事在常人这看来很平常，但在另外空间真是太殊胜了。用人心去做肯定就会做不好。很多时候是能警觉到自己的不足，发现自己在修炼中的问题，因而向内找，但很多时候也做不到。有时更使得自己学法变成是有求于去解决问题而非同化大法，这不算是真修。

学法、发正念和讲清真相的根本是为了同化大法、救度众生。大法弟子做任何事的根基都应该是扎在学法内修的基础上。所以当自己无法做到“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的时候，严格说，已经不能算作真正地在修炼了。因为大法弟子的提高，就是在学法修心，不断向内找的情况下，才能修去人的一面，真正达到无私无我的神的状态。当我没办法做到实修时，发正念和讲清真相同样也做不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是心在法上，正念正行，慈悲众生。真能在此状态，人心和执著根本不算什么，也带动不了我们。因为我们最大的使命是救度众生，而非为了个人圆满。

在做大法工作方面，每位大法弟子都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能力和时间，每次的成功都不是哪个人的功劳，在一次次的大法工作中，我清楚地体会到什么是以法为大。“你们是个整体，就象师父的功。”（《导航》“在华盛顿DC国际法会上讲法”），我们若从整体中脱离出来，就是离开了大法。一个脱离了大法的生命，有何伟大可言呢？大法弟子伟大是因为我们能在巨难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因为我们所做之事能使世人得度。真要做好这一切，唯有在平日保持学法、炼功、发正念，确实地达到学法入心，才能真正地在法上去看问题。关键时刻，法自然就会在身上显现出威力来，不是刻意有求什么可达到的。

记得有一次，早上起来后赶去做实验，上了一下午的课又赶到读书会去学法交流。结束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可是实验还没完成呢，于是又进到实验室将未完成的实验补完，之后拿给博士班学长看，没想到学长看过之后说：这是个失败的作品。我听

到后没有把握好，想着这几天来的实验岂不是做白工？后来想想，算了，失败也好，就交个失败的数据给老师，那这样我就有好几天时间可以拿来做大法的事情了。就这样，回到家已是晚上整点发正念的时刻了。发完正念，收个信，还有网路上的一些工作做完时是晚上一点多了。此时，一整天的疲累和失望如潮水般向我袭来，好想就此躺在床上，倒头大睡一觉。但是我知道，我不能这么做，今天还没静心学法呢，这怎么能行呢？但我人的这个身躯和心却开始驱使我的眼皮发沉。我感到痛苦，因为我想学法，但却疲倦得不行。为什么会被人这一面的负面情绪带动呢？这时师父在《转法轮》卷二的讲法忽然在我脑海中打出：“任何物体都是活的，都带有佛性，只不过是任何物体都会发生疲劳。除真善忍这种特性外，派生物质发生疲劳的时候，那么就面临着很危险的问题——物体风化、腐烂，也就是物体解体。”

是啊，除了真善忍外，其他所有的物体都会发生疲累的现象。作为大法弟子，我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被这些旧宇宙的东西给限制住呢？当我这一念一起时，感到自己顶天至尊，同化了真善忍的一面立刻盖过这些旧宇宙的物质，人的东西再也束缚不了我。面对着师父的法像，我毫无人心，心中只有一念：师父啊，我来人世就是要来同化这个法的，谁也挡不了我！就这样在师父法像前学了近一个小时的法。法中的一字一句就像烙印一样地烙进我生命的最深处。

当我“清醒”过来时，我惊觉：既然我的一切就是最正的，那么在人这一面我也该做好，不是吗？那我随